

率大军抗日寇，
远近播英名，
冀鲁豫河山增色；
奉教义承母志，
生死矢忠贞，
伊斯兰健儿典型。

林伯渠
李鼎铭



革命烈士卷

马本斋



马国超 著

- 他当兵了
从这里起步
 - 他弃官为民
巧遇知音
 - 他再陷虎口
死里逃生
 - 他拉起了队伍
初战告捷
 - 他率领“回民教导队”
驰骋疆场、威震敌胆
 - 他爱母亲更爱祖国
.....
- 他永远是出征的战士

K825.2
73

革命烈士卷

马 本 斋

马国超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071953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 萍

马 本 斋

马国超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75印张 2插图 90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20元

ISBN 7-5006-1402-0/G·336

青年革命傳統
教育系列叢書

王明賢書

● 出版者的话

为千秋万代继承弘扬革命传统,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本社在相继推出《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的“革命战争卷”、“革命领袖卷”、“革命将帅卷”、“青年英雄卷”之后,又编辑出版了该丛书的“革命烈士卷”和《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共22册),全书以真实丰富的史料,生动感人的笔触,展示了先烈们历尽沧桑的革命生涯,彪炳千秋的卓著功勋及其动人的风采。从而使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真理变为青年一代自觉而永恒的信仰。

ISBN 7—5006—1402—

G·336 定价:3.20元

K8

目 录

第一章	他从这里起步	1
第二章	他当兵了	6
第三章	他要另闯生路	13
第四章	他遇到了知音	19
第五章	他弃官为民	24
第六章	他又上了一次当	32
第七章	他来了个金蝉脱壳	45
第八章	他拉起了队伍	51
第九章	他初战告捷	59
第十章	他发明了“ 打靶 ”	64
第十一章	他将计就计	70
第十二章	他义杀叛贼	77
第十三章	他率部打入深南	85
第十四章	他的父老兄弟们	93
第十五章	他爱母亲更爱祖国	104
第十六章	他为民除了一大祸害	112
第十七章	他布下天罗地网	123
第十八章	他永远是出征的战士	135

第一章

他从这里起步

一九〇二年农历大年初三的清晨，早已冰封的子牙河，又铺上了两尺多厚的大雪。这场大雪从除夕的晚上伴着稀疏的爆竹声就开始下了，雪片像鹅毛一样，纷纷扬扬整整下了三天。一眼望去，蜿蜒曲折的子牙河成了一条银光闪闪的白带子。

在子牙河的北岸，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上，坐落着一处回民居住的村子，叫东辛庄。如今下了这场大雪，更点染得白光耀眼，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这里是冀中平原一个较大的回民居住点。

村东头南面的三间土坯房，被大雪封住了门。房前屋后，上上下下一片皆白。天刚蒙蒙亮，土坯房的主人马永长就起来了，他望着这封门的大雪，自言自语道：“啊，今年的雪可真好呀！从年三十儿一直下到这会儿，下的要是白面就好喽。”他披上一件黑色的旧棉衣，手拿一把高粱秸儿扎的扫帚准备到院子里扫雪。他拉开门闩，轻轻地推了两下，可是两扇门被雪堵住了，没有推开。这时从院子西厢房里传来了几声婴儿的啼哭。马永长使尽力气，用膀子撞开一扇破门，将扫帚一

扔，踏着膝盖深的积雪三步并作两步往西厢房里跑。进了房，他立即将火盆捅得旺旺的，乐得他不知说什么好。原来，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

三年前，他家生了第一个儿子守朋，如今又看见二儿子出生在这大年初三，他透过窗户，望着外面一片白花花的瑞雪，心想：在这动荡的世道，难混的年头，自己还能“连添贵子”，这一切乃是真主所赐。马永长从妻子手中接过婴儿，心中真说不出的高兴。他请阿訇^①给二儿子取了个吉利的回回名，叫“优素福”，学名叫“马守清”。他，就是后来成为名将的马本斋。

一九一二年深秋的一天拂晓，清真寺的阿訇还没有喊“萨吓”，母亲就把熟睡中的小本斋叫醒，手提一个破土瓦罐，带着小本斋到子牙河那片盐碱地去扫碱土熬盐。盐碱地那稀稀拉拉的干枯得低了头的野草在晨风中摇曳，黄土坡上的尘土被吹得直打转转，村中不时传来清真寺掌教的呼喊声，使东辛庄显得更加凄凉。母亲在前面把那些含有盐质的硝土扫成一堆，小本斋就把它装进土瓦罐里。他的动作利索，耐心肯干，不大一会儿，盐土就装满了一罐。母亲回过头来，看见小本斋满脸都是尘土，心疼地说：“哎，皇上就不念咱百姓的苦哇，交皇租、纳地稅，兵荒马乱，多少年来弄得咱回回就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

小本斋听了母亲的话，手里停止了装土。他来到娘的身边问：“娘，啥叫安生日子？安生日子能吃饱饭吗？”

① 阿訇(音洪)，伊斯兰教的教士，是宗教职业者。

母亲抚摸着小本斋的头发，心中好像充满着美好的希望，她说：“孩子，安生日子会到来的！如今北京城的皇上给废了。昨天我听子牙河上跑船的人讲，有些地方已经兴起了新官府，也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就好了。你可以上学去，读了书，识了字，好为咱穷回回争口气。”

“读书？”本斋眨眨那双机灵的眼睛，品味着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从来不曾想过的字眼，疑惑地望着母亲。他认为读书从来就是有钱人的事，咱穷回回根本连想也不敢想。于是，他又问母亲：“娘，读什么书？什么时候去？”

母亲慈祥地对小本斋说：“孩子，你别急。我已和你爹合计好了，只要一办学堂就让你去读书。你读了书，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字，学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先生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听到真要让他去读书了，小本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尤其提起讲故事，小本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母亲给他哥仨，讲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木兰从军”，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总是听不够。现在听母亲说上了学可以听更多的故事，小本斋那股高兴劲，就甭提啦！他拽着母亲的胳膊：“娘，你先给我讲个故事。先讲一个嘛，先讲一个嘛！”

连成婶听了孩子的恳求，并没有立即回答。她看看眼前这白茫茫的盐碱地，再看看身后这沙尘滚滚的黄土坡，此情此景，激起她思绪万千。她的心情就像那子牙河的漩涡儿，难以平静。她向孩子讲个什么故事呢？她今年虽然才满三十八岁，可她和丈夫马永长一样，尝够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她把一

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但愿儿子能有机会去读书，长大后，为贫苦的回民做点事。想到这里，她将小本斋拉到自己的身边，指着身后头一座高土墩问：

“孩子，你知道那高土墩子叫啥名字吗？”

小本斋立即回答：“知道，叫‘铁匠台’。”

“为啥叫‘铁匠台’呢？”母亲问。

小本斋摇摇头，跟着母亲向铁匠台走去。

母亲拉着小本斋在铁匠台的土坡上找了个背风朝阳的地方坐下，便给本斋讲起那“铁匠台”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咱河间府北门大街有一个老铁匠，是条硬汉子。他十二岁进铁匠铺，手艺学得呱呱叫，整天铁锤擂得叮当响。他打出来什么刀呀，锄呀，耙呀，铁锹呀，火候合适，真是又好使又便宜，方圆百里都出了名。时间一长呀，来找他买家伙的人就多起来了。老铁匠最喜欢同穷哥们交朋友，他常常把刀、锄、耙什么的，送给那些买不起家把式的穷苦百姓。在老铁匠六十岁的那一年，咱河间遇到了大旱天，子牙河干得见了底，地里的庄稼晒得直冒烟。穷百姓没吃没喝，子牙十八村的人们，拖儿带女，跑到河边烧纸求神，祈求皇天下雨。可是，那官府就是不管穷人的死活，越是灾年荒月的，他们就越来欺压咱穷百姓，催租逼债，摊派皇粮，逼得大伙确实活不下去了。当时那人心呀，就像那开锅的水直翻腾！就在这求天不应、入地无门的火候，老铁匠手拎大斧，向那些逃难的百姓吆喝一声：‘穷哥们，咱找官府算帐去！’难民们一呼百应，一块儿在老铁匠的带领下，把县衙门给烧了，监狱给砸了，官府粮仓给打开了，把里头的粮食分给了穷人。这件事，很快

传到了沧州府，上面派了很多官军来打老铁匠。老铁匠很有骨气，在河间带领穷苦百姓硬同官军足足打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后由于寡不敌众，老铁匠手下的人，死的死，伤的伤……”

“老铁匠怎么样？”小本斋握着小拳头忙问。

“老铁匠且战且退，一直退到这黄土坡上。他率领着仅剩下的五十名勇士，又奋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只剩下了老铁匠一人。他已多处受伤。当官军们又一次向黄土坡发起冲锋的时候，只见老铁匠手持大板斧，一个箭步蹿到黄土坡的最高处，大吼一声，抡起大板斧向官军的头顶抛去，只听‘啊’的一声惨叫，官军的头领被砍下马去。官军们在慌乱中，向老铁匠万箭齐发，老铁匠身中数箭，仍然昂首挺立，稳如泰山。只见他双目圆睁，大吼一声，霎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吓得官军们逃回了河间城。到第二天清晨，云开日出，彩霞万里，当乡亲们来到黄土坡寻找老铁匠时，老铁匠站在高高的坡顶上，已化作一棵枝叶挺拔参天的大松树。从此，这黄土坡就叫铁匠台了。”

小本斋听罢，望着坡顶上那棵苍劲的松树，果然像一个威武的汉子站在那里，那弯弯的树杈，就像老铁匠的斧子。

母亲继续说：“孩子，不管你将来做什么事，事事都要对得起咱穷苦人，不管你将来做什么人，处处都要做老铁匠这样的人！”

小本斋听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好像又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一颗坚强的种子。从他懂事那天起，母亲虽然经常给他讲一些好听的故事，但是今天这个“铁匠台”给他的印象最深。他觉得“老铁匠”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把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对母亲说：“娘，我长大了也要为穷回回争口气！”

第二章

他当兵了

春去秋来，马本斋伴着子牙河长大成人了。为了寻找人生，为了摆脱欺凌，马本斋当兵了。来到东北军张宗昌的部队。一天三操两讲枪不离身，有空就琢磨射击要领，苦练射击动作。马本斋入伍头年隆冬，就赶上部队大搞“越冬野练”。风雪严寒的东北大地，土冻得像铁板一样，马本斋爬冰卧雪，一练就几个钟头。他的枪法越练越准。白天，他能打掉挂在树杈上的一串串冰凌；晚上，能摸黑打掉朵朵灯花。这年冬天，他被提升为棚长^①。不久，马本斋调到他最要好的朋友刘沛然所在的五连的二棚当棚长。刘沛然是五连的连副。

刘沛然是个爽直的汉子，这天，他对马本斋说：

“我的好兄弟，咱们从当兵那天起，就发誓，要为实现“五族共和”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直至肝脑涂地。如今咱们中国是国不成国，民不聊生，社会风气颓靡。咱们拿枪杆子的就应当为国为民，拯救百姓于水火。依我看，你上次分粮给穷人做得对，干得好。只是今后要小心，这是部队，违反军纪可不是

^① 棚长，即班长。

闹着玩的呀！好了，言归正传，我现在向你报告两个好消息：你当棚长之后，手勤、脚勤、心正，团部提升你为排长；你脑子灵，有见识，有造就，大家认为你是一个人才，上面决定推荐你到讲武堂去练达练达。”刘沛然说到这里，不重不轻地在马本斋背后捅了一拳，“老弟，你说说，这叫不叫双喜临门？”

刘沛然历来话无戏言。几天之后，马本斋果然接到了要他去东北讲武堂“练达”的命令。临行这天，刘沛然和棚、排长们都去为他送别。

马本斋来到一个叫东山咀子的地方。这里就是东北讲武堂的校址，也就是东北军常讲的“北大营”。马本斋到教务处报了到。他被编入第三期学员班。这个讲武堂是参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格局办的。教官大都是被聘请来的日本人。他们同中国教官一起，对东北军的士官进行严格训练。上课的第一天，教官手执教鞭，夹着皮包，板着脸孔，摆着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走进了课堂，学员“叭”地站了起来。教官先说了声“坐下”，接着就训了一通课堂注意事项之类的话。然后，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正当教官在写《兵器学概述》的时候，学生们“喇”地从口袋里抽出金光闪闪的金笔，他们互相瞧瞧，有的挤眉弄眼，有的故意把金笔拧开，露出笔尖在面前晃了晃。这课堂上，唯独马本斋没有金笔。他只好将一支从部队带来的又粗又硬的铅笔端端正正握在手上。教官在黑板上写一句，他就用铅笔记一句。教官讲的，他一句不漏地记录下来。

三下钟声过后，教官夹着皮包离开了教室，学员也三两成群地走出去了。马本斋站起来，活动了几下胳膊腿，又坐回原位，看自己的笔记。和他同桌的一位姓曲的同学，好奇地问马

本斋：

“你刚才怎么不亮牌子？”

“亮什么牌子？”马本斋不解地问。

“你别谦虚了，能进这讲武堂来的，哪个不是挖门子，搬窗户的？”

“这话怎么讲？”马本斋被弄糊涂了。

“咳，你果真不知道？告诉你吧，刚才大家掏出金笔晃了晃就叫亮牌子。你没看见，坐在你前面的是头号派克，他爹准是个大官儿；坐在你左边的是“福特”牌，他爹准是个大旅长；还有什么14K、皮老替。反正牌子越好，他爹的官儿就越大；官越大，人家就越瞧得起呗。”

经这位同学一点，马本斋才知道其中的奥妙：进这个讲武堂的，大部分都是身分高贵的权贵子弟，他们入学前“找门子”，入学后“亮牌子”。在他们看来，“亮牌子”这一着很重要，“牌子”一亮，等于把自己的身分告诉了人家，小则不受歧视，大则吃得开。像马本斋这样由部队直接保送而来，家境贫寒的士官，为数寥寥。

寒冬刚去，讲武堂庭前的杨柳吐出了新芽，古老的槐树焕发了它的青春。室外的阳光烘暖着校园中的各种花草。在这春光明媚的时节，讲武堂里血气方刚的学员们更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一些胸怀大志的青年，总爱找马本斋畅谈自己的伟大抱负，马本斋也虚心地向一些学问比自己深，阅历比自己广的同学请教。每逢星期天，人家都串门、打牌、喝酒去了。可马本斋却在校园的大柳树下聚精会神地攻读《兵器学》、《战术概则》或《论带兵法》。他看了一本又一本，越看得多，越感到不

满足。一些权贵子弟看马本斋老实巴交，有些“土”气，瞧不起他，有的甚至讽刺他是穿军装的乡巴佬。然而，这些并没有动摇马本斋刻苦学习的决心。讲武堂规定学习的课程，他读得滚瓜烂熟，兵器操练得心应手，每项科目考核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在讲武堂学习了两年，毕业时因为成绩优秀，被提升为连长。

回到部队，人事，局势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一直思念的刘沛然大哥不见了。后来，他从一些熟人的口中知道，刘沛然被秘密逮捕了。据说他是个激进派的人物，有碍军心的嫌疑分子。这件事使马本斋的思想上产生了一股难以消散的疑团：刘大哥为人正直，爱国爱民，他为祖国前途忧心忡忡，对中华民族的共和抱有远大的理想，这样的人会犯什么罪呢？马本斋本想从讲武堂回来，与他一起好好地大干一番事业，不料，他竟遭到这样的下场，真叫人心中又难过，又气愤。

一九二四年夏末，爆发了以张作霖为一方，吴佩孚为另一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张作霖的后方较为稳定，奉军又素以“急行军”著称，再加上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他的部队浩浩荡荡向山海关进军，给予直军以狠狠痛击。吴佩孚节节败退，最后退到鸡公山。这个在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叱咤风云、称雄一时的吴大帅，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成了斗败的公鸡；不过还盘踞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实行北伐，接连打垮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这些老牌军阀。蒋介石联合冯玉祥和阎锡山，把矛头指向北伐的最后敌手——张作霖和他的奉军。由于战争残酷激烈，东北军（奉军）所属部队消耗了大量枪支弹药。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各

部队都加强了后勤运输力量。在新旧军阀混战中，马本斋被任命为担负后勤运输的“杠子营”营长。

一九二八年初春，东北军转战多年的刘珍年，拉着部队由河北到鲁西、鲁南，又转移到胶东，最后成为国民革命军胶东防御总指挥。马本斋率领的“杠子营”也开到了胶东莱阳。

马本斋到了胶东，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原属张作霖的“狗肉将军”张宗昌，被赶出山东后，带着他的心腹褚玉璞潜逃到大连，与日本军阀勾结，卷土重来，从大连乘船到胶东龙口登岸，以金钱、升官为手段，收买、纠集胶东的一些军阀残余，攻打刘珍年，妄图东山再起。这样，原来是刘珍年的顶头上司张宗昌，现在却成了他的敌人。张宗昌、褚玉璞一登上岸，就占领了牟平县城。刘珍年率部反攻牟平。但是，张宗昌纠集的都是些亡命之徒，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攻城攻了三天没有攻进去。双方都打红了眼，谁也不肯退让一步。正在相持不下之际，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军官晋见刘珍年，对他说：

“师长，部下有言奉告。”

刘珍年认得，这位年轻军官正是“杠子营”营长马本斋。便问：

“你有何高见？”

“此城不能远取，只可近攻！”马本斋说。

“好，事不宜迟。我给你两个营的兵力，你给我攻下西门！”刘珍年以信任、期待的目光注视着马本斋。一声令下，马本斋带领两个营，运用强攻和奇袭相结合的战术，很快地越过了牟平县城外一道河，接着攻破牟平县城的西门。“杠子营”长驱直入，直捣敌司令部。张宗昌在慌乱中逃跑，褚玉璞当场被活

捉。

战斗结束，马本斋手持一把“七星剑”来到刘珍年的指挥部，将“七星剑”捧上去。说：

“师长，褚玉璞已捆起来了，这件宝贝是从他手里夺过来的。”

刘珍年看着这把难得的宝剑，上前握着马本斋的手说：“马营长，了不起！了不起！你为胶东军民立了战功，我任命你为团长。”

刘珍年收复了牟平，稳住了胶东的局势。马本斋当上了上校团长。刘珍年带领全师官佐回师烟台。这天下午，刘珍年为牟平之捷，在海岸街的“蓬莱春”大摆庆功宴。在灯红酒绿的宴席上，马本斋却是闷闷不乐。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马本斋对这十多年来的戎马生涯，常常感慨万分。他，一个穷回回，从进入兵营的第一天起，听到的是：什么军人的天职乃是为着实现“五族共和”啊，什么为着“民众自由幸福”啊，等等，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可现实呢？！他所到之处，各方“司令”盘踞要津，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多如牛毛，把偌大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共和何有？他所耳闻目睹的是，军阀、政客、官僚，豺狼当道，作威作福；豪绅、恶霸、会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由幸福何有？特别最近几年来，他在军中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军阀混战，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打来打去，都是为这个或那个“司令”争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到头来遭殃的还是中国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这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马本斋认识到：为美好的“五族共和”而战，为穷苦回回求生存、谋幸